

潍坊是举世闻名的风筝之都，“鸢都”是她另一个美丽的称谓。生活在潍坊的作家更是亲切又自豪地把这座城市称为“一个飞翔的城市”。在潍坊作家的眼里，潍坊的山，潍坊的水，潍坊的人，造就了潍坊特有的韵味和风格。在临朐，“上至九旬老翁老太，下至五六岁的童稚幼儿，吹拉弹唱、能书会画者比比皆是”；在有600多年历史的杨家埠，“一张张浸润着风筝和年画的字纸，晃动着诗意的灵性，意蕴深厚而蓬勃”；而在风筝广场，“北方民俗的浓郁气息扑面而来，潍坊人在它的怀抱里生长，将居家小日子过得像一幅幅杨家埠年画”……

临朐之韵

□张克奇

山韵

临朐多山。山是屏障，也是资源。

守着山受穷的日子，人们叫这山是“穷山”，贫瘠得连兔子都不来拉屎。可是如今，这些山都“欢活”了起来：沂山、嵩山、石门坊成为著名的旅游景区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客人前来赏山玩水，怡情滋趣，“灵气所钟，山水临朐”的美名由此日益远播。而那些瘠薄的连草木都长不好的一座座山，居然也是一个个令人咋舌的宝藏。那里面，有的蕴藏着金银铜铁，有的抱着大小不一、形态各异、质地迥然的石头。石头虽是石头，但是这里的石头是别具一番风味的，因此被称作“奇石”。

以心观石，一块块都是似了画如了诗的。这些石头，形成变化于地壳运动之间，蕴山峦峰壑之灵魂，沐日月之光辉，美在古朴自然，奇在形神兼备。粗狂与精妙，阳刚与阴柔，拙丑与玲珑，无一不是巧夺了天工，和谐了天地之气。一峰则坐地神游，一石则奇幻千寻。方寸之间，山瀑流云，耸崖峭壁，江河湖海，山川风光，世态万象，或浓写或淡墨，潇洒淋漓，栩栩如生。

那些真正有内涵的奇石，不仅讲究个形似，更渗透着丰盈绵长的文化底蕴，历史老人的“评阳说月”，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的千古绝唱，梁祝化蝶的美丽传说，《白蛇传》中的西湖断桥相会，《西游记》中的“孙悟空三打白骨精”……我常常久久徘徊于奇石馆所、乡村集市，观其形而悟其德性，悦目养眼，启智而明心。

还有那红丝石，经过打磨制成的红丝砚纹理清晰如丝，质地细腻柔滑，集实用价值与观赏价值于一身，被誉为“世界名砚”；那

个叫山旺的小山村，竟然以“万卷书”的方式记录、珍藏了远古的历史，填补了世界上的多项空白，被誉为“化石宝库”，引得无数人追寻并沉湎于此，对天浩叹，低头沉思……

宋代的陆游有云：“石不能言，最可人。”临朐的石头，越来越声名大振，走向了五湖四海，或被把玩于股掌，或被装点于居室，或被安放于公园街头，一石成景。临朐因此获得“中国观赏石之乡”的美誉。以石为媒，为载体，临朐围绕石头做起了大文章，逐渐形成了“买全国，卖全国；买世界，卖世界”的奇石产业格局，临朐成为全国最大的观赏石集散地。

在五井莲花山，我亲眼目睹了一块石头的挖掘过程。经过了数日数月的艰辛之后，当那块巨石在起重机的轰鸣中走出深坑的刹那，我看到，那块形似巨龙的石头身上立即披满了万丈霞光，显得那么威严，那么富有生气，就像刚刚被唤醒的沉睡。

是的，遇上这么好的时代，所有沉默或者隐藏的美好，都将被唤醒。

文韵

临朐地处山区，土地瘠薄。但就在这片瘠薄的土地上，长出了一片葱郁的“文化绿洲”：书画之乡、小戏之乡、奇石之乡、中国民间艺术之乡、全国文化模范县……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在临朐，上至九旬老翁老太，下至五六岁的童稚幼儿，吹拉弹唱、能书会画者比比皆是。有的七十多了才拿起画笔，却能很快就进入了佳境，声名鹊起。有的农村妇女甚至摊着煎饼拿起火棍就能在地上作画。在临朐的大街小巷，书画社、装裱店、艺术培训中心琳琅满目；100多个群众性文化艺术团体风采各异。朋友聚会，家人团圆，铺开摊子就是一场书画切磋、才艺交流。写着画着唱着弹着，似乎是在不经意间，一个个书画大家、艺术人才就走向了全省、全国。人不

可貌相。这句话用在临朐人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。走在街上，保不准就和一个文化名人碰个迎面；菜市场里，那个正和小商贩讨价还价的也许就是一个大作家；街头公园里，那个哄孙子孙女的大伯大妈也许就是你崇敬已久的艺人。

临朐的文化，是经过时间的积淀和升华的，所以愈显从容、厚重和博大。在临朐行走，你不经意间就会邂逅一场场韵味悠长的文化盛宴，从吹拉弹唱到泼墨挥毫，从古朴传统到现代高雅，从稚子童音到耄耋起舞，从政府组织到群众自发，你会发现，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浓郁的文化芬芳，这里的每一个人血液里都涌动着文化的韵律。群众文化艺术节、社区文化节、文明之夏广场文化演出……在文化的滋养里，临朐人把每一个日子都过成了有滋有味、色彩绚烂的节日。

文化是财富，不仅是精神上的，也是经济上的。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，曾经仅限于自娱自乐的临朐文化摇身一变，成为了一把把发家致富的“金钥匙”，实现了向文化产业精彩嬗变。书画产业、奇石产业、雕塑产业、工艺美术产业……临朐文化自此呈现出了一种大的气度和气象。古色古香的龙韵文化艺术城、宽敞现代的中国奇石城、气势恢宏的五井观赏石市场以及中国文化城、金地旅游商城五大文化市场，汇聚文化精华，打造了文化集散高地；华艺雕塑、红叶地毯、宽惠红木等一个个特色产业园区，犹如一个个高昂的龙头，以蓬勃的生机和活力辐射带动了更多的文化产业链条。由玩文化到经营文化，从分散经营到集约发展，临朐文化的生机活力日益强劲，一个全国知名的文化产业名城正在悄然崛起！

岁月，承载着历史的脚步；大地，积淀了文化的精华。亲亲的故乡啊，你的凝重和深邃、宽广和博大，让所有的歌喉都沾满金色的音符。我在你氤氲的文化长廊里漫步，禁不住就眼含热泪地奔跑或者跳跃起来。

潍坊的味道

□官旭峰

事情的起因，是那次回老家平度参加同学聚会。酒桌上，有人说我的口音已经有很浓的潍坊味了。

聚会结束后，我独自站在平度街头，望着陌生的街道，陌生的车水马龙，陌生的行人，陌生又熟悉的口音，感到很不是滋味。孤独感突然袭上我心头。如果这是站在潍坊街头，那特有的潍坊口音，尤其是那中间带着“啊”字，尾音带“嘤”字，用“奇”表示“很”的老潍县味，二十多年的潍坊生活，已不自觉地融入我的口音里。

“奇好啊？”“奇好，你也奇好啊？”没准迎面来了位熟人，笑脸外加一声招呼，那分亲切，那分踏实，真是难以言传。抑或有电话或短信过来：“过来嘤，一桌子朋友就等你了。”我回答：“好啊嘤。”那一刻，我很想潍坊。

我爱潍坊的味道。

潍坊什么味？每次出发归来，动车以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行驶，我依然感觉慢。听到广播里说，“列车前方到站是潍坊站，潍坊站到了”，除了脊梁酥酥的，还感觉到甜丝丝的温馨，香喷喷的温暖。进入潍坊城区，满耳朵的“奇好，还奇顺利吧”。尤其是手机里潍坊籍战友的声音：“晚上给你接风好啊吧？行啊嘤。”眼睛接着就潮湿了。

潍坊味道让人不孤单。

节假日回老家住了几天，做梦也是满天的风筝，也是缓缓流淌的张面河。家后头那段张面河，春天，绿水倒映岸柳；夏天，花香林荫小径；秋夜，竹摇月影；还有冬天的飞雪亭台，陪伴我度过一个个年轮。晨练或散步，归来融入早市，感受红尘的纷扰，回味生命中的酸甜苦辣。时常想，假如离开潍坊，离开这特有的人间烟火味，绝对会思它念它想它。当年郑板桥离开潍县“相思不尽又相思”，道出了身在异地潍坊人的乡思。

多年的潍坊生活，习惯了吃肉火烧，喜欢上了和乐、肉丸子面条。最爱午后一觉，端着氤氲着香气的茶杯，嘎吱嘎吱嚼着潍坊青萝卜，惬意无限。当年军营里，曾对潍坊籍战友说的“就着萝卜喝茶，气得大夫满街爬”不屑且喷饭，而今才感觉到它的好来。还时常带几个萝卜给父母尝尝。前年友人自北京来，从寒亭高速口出来就跟我嚷：“大哥，我想吃潍坊的萝卜。”临行，还跟我要了几箱带回去。老家年夜饭的餐桌上，萝卜丸子、麻汁杂拌、炝芹菜等具有潍坊风味的菜，成了保留剧目。

感受最深的还是潍坊的城建“风味”。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来到潍坊，见证了它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。脑海里常蒙太奇般闪回到20多年前的东风桥、大十字路口以及潍坊最高档的建筑——鸢飞大酒店。我站在潍坊人民广场东侧观光塔上放眼望去，市区的高楼大厦尽收眼底。脚下宽阔秀丽的北海路，自南往北缓缓流淌着的虞河，还有北海滩吹来的别具风味的风。潍坊有了大都市的风采，有了大城市的味道。

“月是故乡明。”在潍坊，敦厚的人情味让人感到人生的光明。只身来潍坊时，潍坊战友的家属买衬衣时也给我买一件；预备仓的张大哥看我头发长了，把我按到凳子上让我容光焕发；骑自行车跌卧街头，素昧平生的潍坊人帮我扶起车子，搀扶我回家……这些不是兄弟胜似兄弟的潍坊兄弟姊妹啊，让我品尝到人间真情，品尝到了潍坊的和谐味、文明风。

潍坊，潍坊，潍坊的人间烟火，潍坊的万家灯火，潍坊的山，潍坊的水，潍坊的人，造就了潍坊特有的味道。它鲜美，它芳香，它甘醇，它温馨，它友善，它和谐。

我爱潍坊的味道。



潍坊十笏园。

“写作”——关注当下，反思现实，状写自己生活的一方水土，再现当地日新月异的发

展变化——“写作”是展示各地市文学创作的一个平台，也是反映齐鲁大地时代变迁的一个

窗口。
投稿邮箱：qlwbxiezuo@163.com